

食事



临近端午,弟弟闲来家中小坐,清茶淡酌,闲话家常。聊着聊着,话头忽然扯回故乡农历五月初五的麦香馒头。这吃食,牵出了麦香记忆。

说起麦香,身旁的女儿好奇不已,天真地以为那是市面常见的全麦面包。两代人的味觉记忆,隔着山川与岁月。于久居都市的孩子而言,全麦只是包装上的健康标签,是流水线生产的寻常点心;可在故土泉州,带着麸皮与胚芽的全麦粉,是伴随节气流转、串联人间烟火气的专属美味,是一方水土的民俗与温情。

每逢农历四五月,小麦次第成熟,常见阴雨,自古便有“煎麦补天”的说法。老一辈人认为,雨天是天然有“雨洞”漏雨,煎一锅金黄蓬松的麦香馒头,便可补天、止雨迎晴。麦香馒头的制作方法,是闽南代代

相传的家常手艺,朴素却满是节气的仪式感。农人收割新麦后,留存带着麸皮与胚芽的原生态全麦粉,不去过度打磨,留住小麦最本真的香气与质感。做麦香馒头时,取适量全麦粉置于粗陶碗中,拌上少许细砂糖,缓缓添入清水,顺着同一个方向不停搅拌,直至面粉细腻无颗粒、稠度适中,能缓缓挂勺即可。灶台烧热,倒入少许花生油,待油温温热冒烟,舀一勺面粉入锅,便能听见清脆的“滋啦”轻响。热气腾腾间,平铺的面糊慢慢受热延展、微微膨胀,边缘渐渐煎出焦香的金边,内里松软

麦香馒卷

□留婉珍

绵密,金黄的纹路层层晕开。这烟火声响与满锅金黄麦香,便是独属于此时的节气韵律,岁岁年年,不曾更改。

说起全麦滋味,不止麦卷。农忙时节,家人会将全麦粉反复揉搓成紧实Q弹的粉团,再切小块煮成甜口麦粿仔汤。清甜的麦香混着淡淡的甜意,温润养胃、饱腹充能,匆匆一碗下肚,便足以支撑农人整日的田间劳作。后来,生活水平提高了,母亲用全麦粉,不加糖,只撒少许细盐抓揉入味,揉至粉团紧实有韧性。放入醇厚的骨汤中翻滚煮熟,再添上新鲜花蛤或鲜活鱿鱼等海味配菜,山海滋味在此刻完美交融。质朴的麦香中和了海鲜的鲜甜,软糯劲道的麦粿仔吸饱汤汁,一口入喉,鲜香绵长。

盛夏酷暑难耐、食欲不振之时,全麦粉又化作清爽解暑的家常美味。奶奶舀半勺平勺炒熟的细腻麦粉,用温水冲调成温热的麦糊。细腻的麦香裹着自然的清甜,口感顺滑绵软,不甜不腻,顺着喉咙缓缓滑落,消解夏日燥热,安抚躁动的胃,是我记忆里的夏日清欢。

一锅麦卷,一碗麦粿仔汤,一勺清甜麦糊,都是全麦粉孕育的质朴风味。没有精致的摆盘,没有繁复的工序,却有着最深厚的味觉执念。都市生活日新月异,各式美食琳琅满目,可每当舌尖触碰到这份纯粹的麦香,便瞬间穿越回儿时的乡间岁月。梅雨时节的炊烟,灶台旁忙碌的长辈,邻里闲谈的笑语,悉数涌上心头。

家常常食,温暖时光。



清除杂物,为你真正珍惜的东西留出空间。



乡情

□赖瑞禹

我生长的地方,唤作“山边”,静静地偎在玉叶山的怀里。这山啊,是以好茶和石磨闻名的。

村子四周由青青的小丘环拥着,田园一层叠着一层,村间林竹是终年润润的翠绿。在巷子里慢慢走,看周遭的风景,仿佛旧日的阳光便从记忆深处一帧帧映现出来。那些碑石、匾额、老屋厅壁上的字,细细咀嚼,竟能触到先人的足迹,听到他们的轶事,觉出他们的操行。正是这一脉相承的气度、品性与风骨,铸成了山村的魂魄,也默默陶冶着一辈辈村邻的性情。

村中那棵古榕,枝叶葱葱郁郁,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簇长长的榕须,不知何时垂到地上,竟也长得粗壮了,与横出的枝连成一体,乍看去像一根支撑的柱子,有一种拙朴的庄严。逢着响晴的日子,玉叶山后缓缓升起朝阳,便给满树的翠叶轻轻敷上一层金粉。我的思绪,总在这样的光景里飘浮起来。

从前出村的路,须经过一段红土坡。雨天一来,满地泥泞,简直无处下脚。遇到婚嫁的喜日,新娘子和送亲的娘家人,因为做客要穿鞋才庄重,经过这里时只好赤了脚,一步深一步浅地挪到男方家。可也奇怪,过了二三十年,当日的姑娘要做婆婆了,说起这截路,反倒说:“那红泥地软绵绵的,踏上去,竟像走红毯似的!”

早年,我们村是出名的“丰粮村”。队长人和善,点子也多,田里的五谷总长得格外喜人。秋收分谷,一人能得百斤干谷,外村人好生羡慕。稻熟时候,门前望去,遍野金黄,镀上朝晖或是夕霞,那颜色真叫人心头妥帖。收割的日子,村里便热闹起来,大人弯腰割稻,挥锄脱粒,孩子们呢,小手伸进油黑的软泥里,专心地掏泥鳅。夜里,风凉凉的,月亮皎洁得很,孩子们聚在晒谷场上玩游戏。回想起来,竟也带着一种朴素、快活的美气。

后来日子渐渐宽裕了,村邻们便把“起厝”看作事业有成的标志。积蓄稍丰,第一件事便是筹建“新式”的小楼别院,请来细心可靠的师傅,做得又扎实、又美观。如今,一栋一栋的小楼,已静静立在村间了。

古榕依然张着伞盖,为这一方小天地遮露挡雨。夏天,树下一片沁人的阴凉,像是天然的氧吧,是避暑的好去处。那口明代古井还在,曾经是全村的生命源泉。粗朴的井盘,乱石砌的井壁,如今看来,还是那样真切,仿佛昨日才照过面似的。

美丽故乡的骨架,如今已搭起来了。老厝重新修葺,清水引入家家户户,古榕树下的“文化活动中心”已然落成。水池、树木、花圃、菜园……由穿村路缀成一个整体,也织进了我们这一辈人的摇篮记忆。你听,从顶坝引来的自来水,正涓涓地响着;你看,竹溪宫前的池水,倒映着榕树的影子,清得见底,“鲤鱼照镜”的传说,仿佛又活了过来。

以文化人,移风易俗,如今山村的休闲去处不少,书香悄悄地漫开,漫进每一个角落。



修剪生活

□周分鸿

竹子在茶桌上落户
开枝散叶,郁郁葱葱
有大树下的意境
这是我想要的生活

竹子的生命力
很快托举出一团浓绿
不畏浮云的眼睛
生出修剪的举动

稀疏、错落的叶子
通透、空灵
旁逸斜出的生活
也需要大刀阔斧

首先斩掉那些拖累的名
一生中真的不需要那么多
还有那些欲望的触角
四处膨胀,让生活虚浮于大地

错综的枝叶,生活的迷宫
也应该修剪,发现
体内的江山和本性
修剪难度最大,根深蒂固



溪上龙舟渡

□吕少京

说起端午,永春东关镇有一条马甲溪,溪上巡游龙舟最是吸引人们目光。

每到端午清晨,小镇醒得特别早。天刚蒙蒙亮,溪边就已经人声鼎沸,完全没了平日里的宁静。溪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晨雾,两岸草木长得郁郁葱葱,人们自发往热闹的地方聚拢,小孩子跑来跑去,追逐嬉闹,给这场盛会添了不少鲜活的烟火气。

看多了各地的赛龙舟活动,我其实一直有个小感慨。别处的龙舟,基本都是竞速比赛,拼速度、比力气,场面热火朝天。这里的游龙舟,则是巡游祈福。

拟定的时间一到,氛围感瞬间拉满。“咚咚”的锣鼓声率先响起,力道十足,绕着整条溪谷回荡。古朴的龙舟,载着人们的美好心愿,缓缓驶出,稳稳滑进清澈的马甲溪,端午的重头戏,就这样开始了。

龙舟看着朴素,却格外耐看。船头高高扬起,很有精气神,船身划过水面,轻轻推开溪水,细碎的涟漪一圈圈散开。龙舟驶向武功桥,再掉头折返,最后停靠在东关桥。

整条水路全程三公里左右,不长的一段路程,却串联起多个村落。一溪流水,把周边乡里的人情味,牢牢牵在了一起。

龙舟每途经一个村庄,都会特意放慢速度、短暂停靠。岸边早就挤满了看热闹的乡亲,男女老少都站在溪边,有人静静凝望,有人低声许愿,还有年轻人举着手机记录画面。

大家的心愿都很朴实,无非是家人平安、庄稼丰收、日子顺遂。我站在人群里,看着眼前的景象,心里暖暖的。老一辈人望着龙舟的眼神,藏着说不清的情愫,这是他们从小到大刻在骨子里的端午记忆。小孩踮着脚尖张望,满眼都是好奇。

村里的老人跟我念叨,为缅怀屈原,此地游龙舟的习俗从明代就盛行,距今数百年历史,中途曾因种缘由一度停办过。人们借着龙舟巡游,

亦祈盼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当然,还有个本地人才懂的说法——龙舟过水,洗净桃溪,扎根这片水土的人们,自然能岁岁安稳、事事顺心。

溪边的东关古桥,静静伫立八百多年了。它看过无数次龙舟过境,看过岁岁端午的烟火,也看过小镇一代代的变迁。

这里的端午,有溪水、有龙舟、有锣鼓、有乡情,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人间烟火。

我总觉得,这叶漂了数百年的龙舟,承载的早已不只是民俗仪式。它装着东关人的故土情怀,装着普通人对安稳生活的朴素期许,装着一代代人不愿舍弃的乡土根脉。年年端午,溪上龙舟往复,守护着这片乡土独有的温柔与烟火。



(CFP图)



茉莉花开

□余琴芳

能泡茶。”于是每次经过时采下几朵藏在书包里,带回家后花瓣已微微发皱,却仍固执地吐着清香。那些晒干的茉莉花经母亲巧手,化作平常日子的清茶一盏,在舌尖绽放出清甜回甘的滋味。那滋味,令人不由得蹦出古人诗里那句“露华洗出通身白,沉水熏成换骨香”。

学校进门右边的道路旁也种了几丛茉莉,却几乎未见其开花过,因为总在它们未及结蕾时便被齐刷刷剪去。园艺剪刀的寒光闪过,断枝处渗出青湿汁液,看着整整齐齐,剩下的是光秃秃的枝干和稀疏的叶片,像是被掐断的未竟诗行。那些本该在六月舒展的花苞,凝固在绿萼紧裹的形态。每次路过修剪整齐的灌木带,总会不自觉地想起苏轼那句“暗麝著人簪茉莉”,这几丛茉莉本可成花、成香、成诗,却几次错过

花期,留下怅惘。所幸的是,我在上坡路旁边的刺桐树下发现了一株茉莉,去年开出素白的花,香气幽远。

家附近有个小公园,属于闹市区的清幽之地,我常常踱步前往,那里的茉莉似乎另有一番韵味。贴近墙角的那丛老茉莉应是有了一些年头了,藤蔓盘曲交缠,年年岁岁爬满了半面矮墙,花开时节茉莉满枝,与旁边的绿竹小径相映成趣。每每靠近它们,我便不由得放慢脚步,动作极轻,仿佛怕惊醒了沉睡的香魂。杨万里“茉莉独立更幽佳,龙涎避雪避花”的诗境,在此处竟成了具象。

有次见一小女孩踮脚嗅花,眼睛微闭,鼻翼微张,表情却是非常满足,似乎拥尽了世间所有。“一花一世界”,大抵就是这般模样。

最难忘的是幼时三伯母院中的茉莉花丛。每到花期,她总摘下最饱满的几朵,

在上学前让堂姐和我们别在衣襟上或是插入头发里。小孩子爱动,时常四处跑动,花影摇曳,汗水似乎将香气蒸腾得愈发清幽,那是独属于我们童年夏日里最鲜活的气息。

所谓草木与人相亲,茉莉应是最亲民的花之一了。前年返乡,见老屋倾颓处那株茉莉依旧开花,只是再无有人将花朵别在衣襟。

晚风掠过,素白花瓣轻轻摇曳,像是月光下细碎的星星。忽然觉得这看似柔弱的花木,实则藏着令人动容的坚韧。或许我们眷恋的不仅是茉莉的芬芳,更是那些与花共生的岁月。

阳台外的天空星河低垂,茉莉“环佩青衣,盈盈素靥,临风无限清幽”,宛如故人从记忆深处寄来的一封信笺。

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,芬芳美丽满枝桠”,熟悉优美的旋律自手机里传出,我在阳台又站了一会儿,终于转身回屋,给自己泡了一杯茉莉花茶。



(CFP图)

夜里下了雨,阳台上,茉莉花立在枝头,羞涩矜持得很,还带着夜的微凉,旁边有新叶长出,密密的绒毛,带着初入尘世的天真与美好,嫩绿得令人心生疼惜。花香幽幽,清甜绵长。

从我任教的中学往街道去的路边,长着好些茉莉花,每次都是坐在车上倏忽一过,却经常想起幼时求学路上必经的小树林里的几株茉莉,那是记忆里最初的芬芳。苍翠的叶片间缀满细碎的素白,晨雾里浮动的幽香引得蝴蝶与我们这些孩童争相追逐。母亲总说:“茉莉性温,理气散寒,晒干

天伦



与女儿的日常

□李爱萍

午后的阳光,把餐厅窗户晒得暖暖的。我和女儿在靠窗的位置坐下,不一会儿,一盅热气腾腾的汤送了过来——琥珀色的汤汁里,紫色排骨搭配粉嫩藕段,鲜香缕缕,直沁心脾。

“妈,我特意点了排骨藕汤,这家的招牌菜,藕炖得特别粉糯,你肯定爱吃。”女儿把汤推到我面前,眼里带着几分邀功的笑意。我低头看着汤里的藕,却轻轻摇了摇头:“可是不吃藕,你吃吧。”

她闻言愣了一下,手里的勺子顿在半空,眼里满是纳闷:“藕多好吃啊,粉粉糯糯的,还能美容养颜,为什么不吃呢?”我舀了一勺汤送到嘴边,温热的汤汁滑进喉咙,鲜得让人眯起眼睛,却还是答不上来:“我也说不清什么原因,从小就不爱吃,看见藕就没什么胃口。”

这话刚说完,她突然放下勺子,凑到我身边,故意压低声音,用一种神秘兮兮的语气问:“妈,是不是因为‘吃藕——丑’啊?”她故意拖长了音,带着点狡黠的笑意。

我先是愣了两秒,等反应过来“吃藕”连读是“丑”的谐音时,忍不住笑出了声,手里的汤勺都晃了晃。“哈哈,有意思!”我点了点她的额头,心里却像被温水浸过,柔柔的。原来自己多年不吃藕的“怪癖”,竟被女儿用这样一个玩笑找到了“答案”,荒唐又可爱。

她见我笑了,也跟着笑起来,眼里闪着光:“我就说嘛,肯定是这个原因!不过妈你放心,就算吃了藕,你也不丑,你是最美妈妈。”说着,她夹起一块藕,递到我嘴边:“妈,你就尝一口嘛,这家的藕跟别的不一样,炖得像芋头一样粉糯,一点都不涩,

你肯定会喜欢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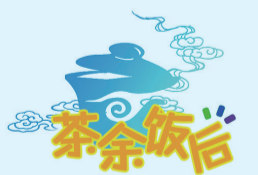
感情难却,我只好张嘴,接过那块藕。牙齿刚咬下去,就感觉到藕的粉糯——不是平时印象里脆生生的口感,而是像炖透了的芋头,轻轻一抿就化在嘴里,还带着排骨的香和本身的清甜,汤汁的鲜味儿在舌尖慢慢散开,竟没有一点我讨厌的涩感。

“怎么样?没骗你吧,是不是特别好?”女儿睁着眼睛看着我,满脸期待。我点点头,又夹了一块藕放进嘴里,心里忽然有些感慨——活了大半辈子,竟因为一个莫名的“不爱吃”,错过了这样的美味。若不是女儿这个玩笑,若不是她执意让我尝一口,恐怕这辈子都不知道,原来藕也能有这般芋头似的软糯口感。

那一餐,我喝了小半碗汤,还吃了两块

藕。女儿一边吃,一边跟我聊起生活中的趣事,偶尔还会拿“吃藕丑”的玩笑逗我,引得邻桌的人都忍不住看过来,眼神里带着笑意。阳光透过玻璃窗,落在她的发梢,也落在汤里的藕段上,镀上一层暖融融的光,连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暖意。

回家的路上,我还在想着那排骨藕汤,想着女儿那个俏皮的玩笑。原来生活里的小欢喜,往往就藏在这样的瞬间:一盅温热的汤,一个暖心的玩笑,还有女儿那份细致又可爱的心意。至于“吃藕丑”的说法,不过是个有趣的插曲,倒是让我记住了这顿特别的饭,记住了那像芋头一样粉糯的藕——往后再看见藕,大概不仅不会讨厌,还会想起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想起女儿递到我嘴边的那一块,满是香甜。



书信里的诗意

一纸侨批、半生守望,影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书信的许多字句,戳中无数人心底的深情。

● 道罗没有春天,你就是我的春天。

● 江海万里,心中念你,便不觉遥远。

● 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,像极了家乡的春天,压了一朵在信中,望你也能闻到花香。

● 七夕当夜,你衣锦归来,仍是少年模样。

● 道罗在这头,唐山在那头,你在我心里头。

● 我心只有一个,一心不能二用,今生可与你结伴,我已万分满足,有你牵挂,何言孤苦。

● 行船入夜,恰江上升明月,圆如玉坠,仿若身在故乡,似与你并肩共赏。